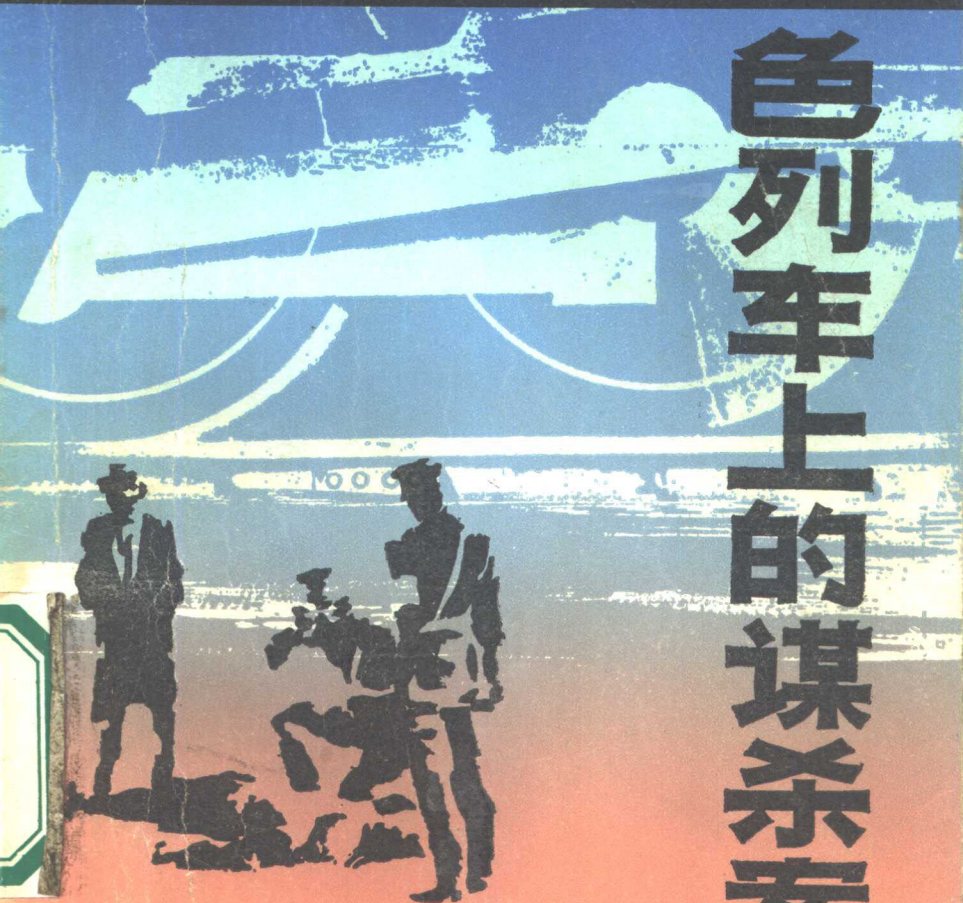


〔日〕西村京太郎 著
尤之 译
王一丁 校

蓝

色列车上的谋杀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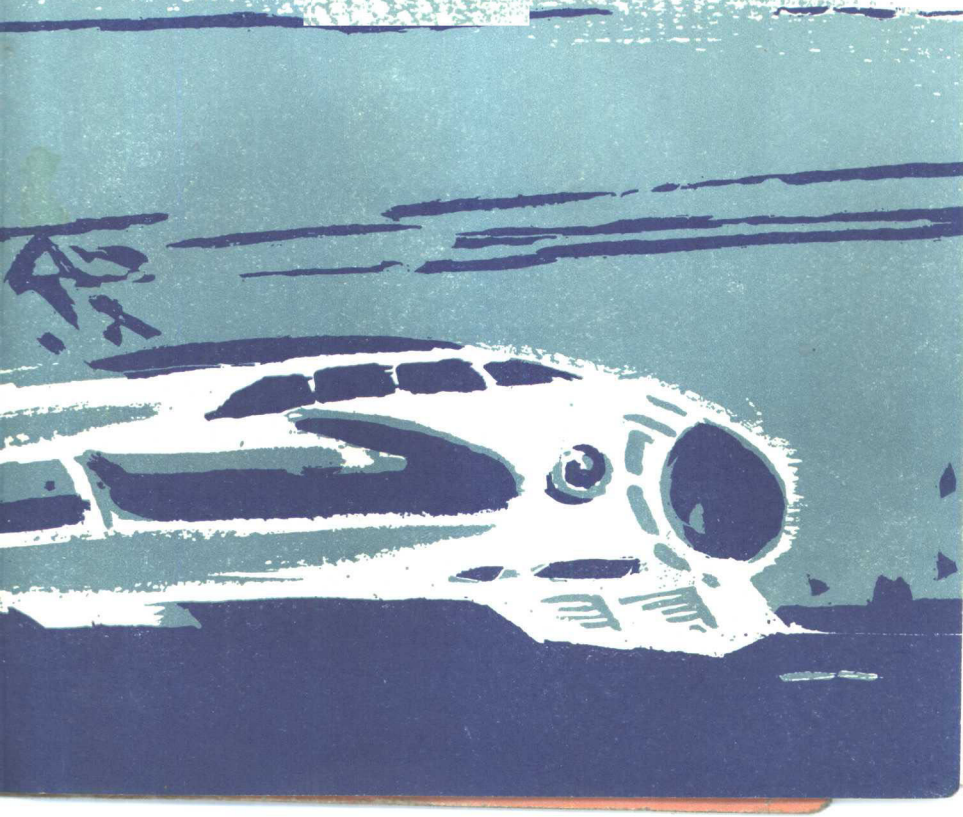


山东文艺出版社

蓝色列车上的谋杀案

〔日〕西村京太郎 著

王守一 校



蓝色列车上的谋杀案

〔日〕西村京太郎

尤之译 王一丁校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2插页 163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3,300

书号 10331·267 定价 1.45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下行《隼鸟》号	1
第二章	溺尸（三月二十八日）	27
第三章	时刻表	53
第四章	规定停车	74
第五章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	99
第六章	五小时之谜	124
第七章	逮捕令和逮捕证	155
第八章	胁从者	178
第九章	临时停车	204
第十章	追踪	239

第一章 下行《隼鸟》号

(一)

当青木踏上东京站十三号站台时，《隼鸟》号蓝色列车已停靠在站台上，这就是他预定乘坐的特快卧铺列车。

尽管牵引这十四节客车车厢的EF65型电力机车还没有挂上，但为了供应车厢的照明和冷气，电源车的柴油机发出了低沉的轰鸣声。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

虽然下午的阳光仍很充足，但如此乘夜行列车在新干线上匆忙动身，总是有些异乎寻常的伤感。难道是由于圆顶车厢的浅蓝色，再不就是每节车厢上都有“卧铺”的字样。

青木向前面的一号车厢走去。《隼鸟》号唯有一号车厢是单间卧铺。

“有人啦！”

站台的前方聚集着一群拿着照相机、录音机和8毫米摄影机的年青人，大多是中小學生，而且都是男孩子。青木脸上自然地露出笑容，早就听说这些有自己独特爱称的夜行卧铺列车在青少年学生之中引起了轰动，现在这情景证实了这

一说法。

站台上乱糟糟的，有的少年对着列车按动着照相机快门，有的来回转动着摄影机，那神色象是只有拍下卧铺列车才能感到心满意足。还有的孩子很慎重地支起三角架，等待着列车发车。在这些人之中也夹杂着几个成年人。

说实话，青木自己也是做为周刊杂志的记者来采访卧铺快车的。总编命令他，乘坐《隼鸟》号到终点站西鹿儿岛去，采访一下卧铺快车引起轰动的秘密。

这张单间卧铺票是五天前到手的。这种票本是一个星期前预售，但最近卧铺列车红起来了，票很难买到。临行前总编宫下一再嘱咐：“这是动用了仅有的门路才把票弄到的，全靠你写出有趣的报道了。”

青木从上衣兜里取出票，确认是一号车厢的七室后，走进了单间卧铺车厢。

车厢的一侧是宽一米左右的通道，上面铺着地毯，沿着通道并排着十四个房间。入口处是列车员休息室，通道尽头是两个厕所及堆放毛毯等东西的小仓库，前头就是通往电源车和行李车的门了。

七室恰巧在正中间。他打开门走了进去。房间实在不宽敞，不过在这必要的最小限度里，设备则很齐全。当做床用的长座席上，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毛毯、睡衣和白布裹着的枕头。地板上放着一双与车厢颜色一样的蓝色拖鞋，一派夜行列车的气氛。车窗是正方形的，大小有一米左右。窗下有一个固定的桌子，打开桌盖，下面是洗脸盆。两个水龙头上分别

有H和C的字样。因为乘这趟车的目的就是采访，所以他试着打开标着H的水龙头，一股热水哗哗地滴了出来。

青木试了试座席。他身高一米七十公分，体重六十五公斤，在日本人中可以算是标准体型，躺在座席上并不感到窄小。不过，对现在身体日益增高的年青人来说，恐怕就显得有点窄小了。

对面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镜子下面露出电动剃须刀需用的AC100V插座。门边并列着室内灯及冷暖气的开关。最边上的一个按钮则涂成红色，上有“警报”字样，万一出现情况，只要按动这个按钮，列车员就会马上赶来。猛然间，青木产生一股想按下去试试的诱惑感，他慌忙转过头去。

左右墙壁上各有一个衣帽钩，在一个衣帽钩上挂着一只压扁的衣服架，一看就知道是个便宜货。他把大衣挂在那儿，拿着相机打开门，差一点和一位高个子男人相撞。

“对不起！”青木说。然而对方却默默地向通道尽头走去，进了一室。这人拿着手提皮包，很象个职员。

“真是个冷淡的家伙！”青木轻轻地咂了咂嘴。

入口处的房间也进了旅客，门敞开着。青木往里看了一眼，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青男人正在往8毫米摄影机里装胶卷。

他看到站台上拿着相机的孩子们都向前跑去，怎么回事？下车一看，原来是牵引本次列车的电力机车正在挂车，孩子们要拍下这瞬间的镜头。

一声低沉的声响，EF65型电力机车与车厢联接上了。青

木看了看手表，四点三十分。再有十五分钟《隼鸟》号就要发车，是旅客们该上车的时候了。

站台上响起尖锐的铃声，从对侧十二股道上开往佐世保、长崎方向的卧铺快车《樱》号开动了。少年们为了拍《樱》号发车的镜头，一齐跑往对侧。青木拍下三张孩子们的镜头后，回到自己的车厢。

进入通道，他惊呆了，一位年轻的女人凭靠着窗户，那张正眺望站台的侧脸楚楚动人。

(二)

女人竖着浅茶色的大衣领子，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台。如果在白天，在银座嘈杂的人群中见到她，会认为是到处可见的平常女人。然而，或许是由于在夜行列车里这种特殊的气氛中的缘故吧，女人的侧脸显得特别独特，脸上露出孤单的神情。

青木端起照相机按动快门，在闪光灯的照射下，女人惊讶地看着这边，大眼睛里明显地流露出为难和谴责。

“啊，对不起！”青木机敏地挠挠头对女人说，“您的姿态太富于诗意了，不由得使我拍了下来。啊，我是干这行的。”

青木掏出了印有《时代周刊》杂志的名片，女人接过名片，但仍没有消除疑虑。

青木无视对方的心意，他问：“您到哪儿？”

“到西鹿儿岛。”女人简短地回答一声。

“啊！是终点站。这是趟夜行列车，所以说终点站更浪漫些。我也去西鹿儿岛，是来采访卧铺快车的。”青木很随便地聊了起来：“您在几号房间？”

“八室。”

“好！我的邻居。我不过是想在报道中使用一下您的照片。这样吧，让我从站台上再拍一张您从车窗里向外看的照片。”

青木不等对方回答就走向站台。《时代周刊》是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杂志，颇有名气。对方在不知所措之中当他的报道的模特儿，对此他倒并没当回事。但当他走到刚才的那个车窗旁，女人的身影却消失了。

青木哑了哑嘴，因为是密封式车窗，由站台呼唤对方也听不见。没办法，只好拍几张站台情景的照片后回到列车上。

通道上刚才拿8毫米摄影机的年青人，正对着站台转动着他的摄影机。

女人所在的八室的门关着，小小窗户从里面挂着窗帘。

“好冷漠的女人！”青木边想边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躺在座席上。

不一会儿，发车的铃声响了。“呜”地一声汽笛长鸣，接着是咣当一下晃动，十四节车厢编组的卧铺快车——下行《隼鸟》号缓缓地驶出东京站。

摆脱开采访这件事，青木的情绪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启程了”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掠过。过去去采访不是坐飞机就是新干线，每次出发也都很匆忙，但都不曾有过启程之感。他躺在座席上，眺望着窗外飞逝而过的东京街头。

三月末的下午五点，天还是很亮的，但很快黄昏就把大地笼罩了起来。

发车后马上检票，听列车员讲，单间卧铺是满员。青木点上一支烟，浏览起一篇关于蓝色列车的报道。据报道，日本国有铁道正式名称的特快卧铺列车之所以被人们称为“蓝色列车”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因为整个车体均涂为蓝色；另一种则认为这是仿照法国著名的夜行列车“蓝色列车”而得名。青木觉得后一种说法倒是更有趣味。正在想着，列车到达第一个停车站——横滨站。

这里同东京站一样，站台上也有一群拿着照相机和录音机的少年们。在这一点上，可能哪个站都会一样，有少年们在等待着列车的到来。

大概是到了真鹤附近，夜幕在列车前进的方向降临了，皎洁的月光映在窗头上，是一轮圆月。

青木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家家户户黄色的灯在黑暗中向后方飞去，突然也出现几盏红灯，恐怕是派出所或急救医院的吧。闭上眼睛可以听到车轮撞击钢轨接缝有节奏的声响。汽笛时尔响起，似乎要撕裂周围的空气。

青木感到嗓子干得厉害，就走出了房间。因为洗脸盆的水不能喝，他想起通道尽头有饮用水。

自去年年底到今年，全国很少降雨。尽管雷声隆隆却不

见下雨。东京已处在限制用水阶段，特别是雨水少的东海地区，各城市已对居民实行定时供水了。嗓子发干肯定也是空气干燥的缘故。

在通道尽头厕所的地方有供饮用水处。刚才那个拿8毫米摄影机的年青人正在用纸杯喝水，大概与青木一样，也是觉得嗓子发干吧。

正当青木喝水时，列车到达第二个停车站——静冈，这个城市理应也是定时供水。他看了看手表，七点三十分，列车正点到达。

回来时，不知为什么他又惦记起隔壁的那个女人，就向八室窥视了一下。

八室的门微微开着，而那个女人不在。

“大概是去餐车了”想着，青木也打算去吃晚饭，就向餐车走去。

二号车厢往后都是被称为二等卧铺的上下两层的卧铺车厢，通道与卧铺是用布帘隔开的。因为刚过七点，乘客基本上没有入睡。有的在铺上玩扑克，有的在吃盒饭，有的在看画报。

列车又开动了，小孩子们吧嗒吧嗒地在颠簸的通道上跑来跑去。青木感到单间卧铺虽然不会受到别人的干扰，但旅行的真正妙谛，恐怕在于与人结成旅伴，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在二等卧铺车厢里了。

餐车在列车中部的八号车厢。打开门，里面人基本上坐满了，女服务员一边匆忙地来往，一边高声喊着：“请您同

桌就餐！”。

青木发现了坐在里边桌子旁边的那个女人，就向那张桌子走去。在东京站停车见到她时，她竖着浅茶色的大衣领子，象是有意把脸盖住，而现在却穿着漂亮的粉红色连衣裙。青木在她面前坐下，轻轻地对她“啊”了一声。女人似乎已吃完饭，正在喝着餐后咖啡。她扬起脸看了看青木，但眼里仍带着为难的神色，默默不语。

“好冷漠的女人！”青木想着，而又感到自己被眼前这个女人奇妙的魅力吸引住了，大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带有忧郁之美”吧！那端正的容貌不知为什么使人有一种不幸之感，真是位惹男人注视的女人。他很想知道这阴郁的缘由。

青木按菜单要了份“关门”（注：日本地名，下关和门司）份饭和啤酒，问那个女人：“对不起，您是否有什么心事？”

也许是问到点子上了，她把送咖啡到嘴边的手突然停住了，放下茶杯摇了摇头：“不！”

“那好。不过年青漂亮的女人一有担心事总是挂在脸上。”

“我没什么担心事。”

“是吗？”青木朝着女人笑了，“可以的话，请问贵姓，去西鹿儿岛干什么？”

“……”

“您是公司的职员？”

“嗯？”

“您，我是想把您的照片用在杂志上，您能告诉我您的姓名和住址吗？”青木取出笔记本看着女人。

女人话刚说开头，突然眼睛发直。青木觉出那双眼睛透过自己的肩膀，注视着餐车入口。他轻轻地转过身来，只见一位三十七、八岁、身穿双排扣西装的男人站在入口处，寻找着空座位。

“您认识那个人吗？”青木的视线转回来问道，但女人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女人在出纳员处结了账，走出餐车。在入口处与那个男人相擦而过。那个男人向女的笑着说了句什么，而女的却扭脸走了出去。

妙哉！青木还在琢磨着，要的啤酒和饭送来了。

被它的名字所吸引而要的“关门”份饭，其实就是盒饭，价格八百日元。青木苦笑着喝了口啤酒。

“对不起！”一位男人在对面的座位上坐下，他就是刚才那位穿双排扣西装的人。

青木若无其事地观察了正在向女服务员定炖牛肉的这位男人的面孔。刚才从远处看此人有三十七、八岁，而近看好像更年轻一些。人长得相当漂亮，只不过那薄薄的嘴唇使人有一种冷酷感。青木一心琢磨着，此人同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呢？

“对不起，您去哪儿？”男人拿出一个烟盒，用戴着白金戒指的手抽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

“到西鹿儿岛。”青木回答。

那男人微微一笑，“好啊，我也是到终点站西鹿儿岛，咱们同行。”

“不过，我……”

“您是乘坐一号车厢单间卧铺的吧？”

“是的。您怎么知道？”

“在一号车厢的通道上我好像见过您，是蓝色列车的爱好者吧？”

“怎么看得出来？”

“因为您拿着相机到餐车来的，所以我这么想。”那男人微笑着看着青木放在桌子上的相机。

“我是来采访的。”青木拿出名片，心想对方也会给他名片。

“喔，是《时代周刊》的。”他好象很感兴趣，把手伸进自己西服里面的口袋，“糟糕，我的名片忘带了。我是律师，叫高田。”

“是律师？”

“隶属东京律师协会。”高田说着，突然转了话题，“刚才在这儿的那个女人，青木先生认识她吗？”

(三)

“什么？”青木用惊奇的目光望着高田。

“只是看了一眼，好象您同她很亲密。是同社的女记者吗？”

“不，毫不认识。我是想，在写蓝色列车的报导中加进年轻女性的照片会有意思，才打听了她去哪儿。”

“那么，……？”

“我这个人大概实在不招人喜欢。不过，我倒认为您认识她呢。”

“我？”高田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您为什么这么想？”

“她刚才看着入口处，神色很吃惊。我转头看时，您在入口处，所以我才这么想。”

“哈哈哈哈哈……”高田突然笑出声来，“有意思！”

“我说了什么可笑的事吗？”

“不是。她乘坐的是一号车厢八室。”

“这我知道。”

“我在隔壁的九室。她是个相当漂亮的美人，我和她搭话，可是同您一样，大概也是缺少魅力，碰了钉子。我想咱俩是同样的伙伴，这太可笑了。”高田愉快地哈哈大笑。

青木没跟着笑，不知为什么，他不喜欢这个男人。

吃完饭，青木说了声：“对不起，我先走了，”就站起身来。

回到一号车厢，他又往八室望了望，门关着，仍拉着窗帘。看了看手表，还不到八点。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放在狭长的桌子上的笔记本。

列车仍以稳定的节奏行驶在夜幕之中。

“在夜行列车上，乘坐着一位美丽而奇怪的女人……”
青木在笔记本上写着。他想，不算坏的开头！在如此气氛的

报道中再配上她的照片，连总编也不会有意见。想到这儿，他才发现自己的相机忘在餐车上了。

青木急急忙忙返回餐车。餐车的座位比刚才空，高田也已离去。他找到刚才吃饭的桌子，可相机不见了。他慌了，这架相机是公司的，而且是新产品，赔的话，得花十万日元。

“您发现一架照相机没有？”他脸色苍白地问女服务员。

“相机我们收起来了。”对方回答。

青木一听，就感到紧张感在很快地消失。

“是这架吗？”女服务员从现金出纳自动记录器的后面取出黑色机身的相机。

“是，是它。多亏您的帮助，谢谢！”

“这是在那张桌子上吃饭的客人送来的。”

“那位穿藏青色双排扣西装的男人？”

“是的。”

是他？！自己不知为什么不喜欢的男人想不到或许是个好人，如果再见面一定要向他道谢。青木边走边想回到了一号车厢，留意往高田乘坐的九室看了看，门开着但没有他的身影，也许是上厕所了。

青木回到自己的房间，取出钢笔准备将刚才的文章继续写下去。如果把自己将相机忘在餐车上又失而复得这样的一些事情，做为插曲写进报道里，也许满有意思。

青木放下笔，端起找回来的相机对着窗外飞逝而过的夜

景按下快门。“唉呀”！当他拧胶卷时感到非常轻，好象没装进胶卷。上卷轴轻轻转动，回卷轴是在空转。打开后盖一看，原来装进去的胶卷不见了。

（四）

清楚地记得今天离开出版社前装进了拍摄三十六张的彩色胶卷，被谁取走了！“是那个家伙”，肯定是叫高田的律师。保存相机的餐车服务员总不至于从乘客的相机里取走胶卷。只有他！但他为什么要取走胶卷，开这种玩笑？真叫人搞不清楚。

青木无可奈何地装进新胶卷，同时思考着。一般来说，取走胶卷的理由只有两个：或是讨厌自己，成心使坏；或是胶卷中拍进了对他不利的东西或人。

青木不由得从心底讨厌那个男人。果真如此，对方也会讨厌自己，所以，可以考虑是使坏。但是，如果要使坏完全可以把相机拿走，或者把相机从列车上扔掉。谁都清楚，这样做会给青木造成麻烦。取走胶卷无疑也是一种方法，但有了相机可以再装胶卷，不会给青木造成多大麻烦。假如是这样的话，取走胶卷只能是第二个理由，那就是他认为拍进了使他不满意的东西，所以才取走了胶卷。

青木不记得拍过这个人的照片，因为在餐车上是初次见面。“那么，只有八室的女人”他想到。高田把那个女人挂在心上，曾说过在这趟蓝色列车上见到她，觉得人长得很漂